

南上海 方言

沈吉明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南上海
方言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上海方言 / 沈吉明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80740 - 599 - 3

I. ①南... II. ①沈... III. ①吴语—方言研究

—上海市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5126 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匡志强

装帧设计

许菲

书名

南上海方言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306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599 - 3/H · 156

定价

24.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021 - 65410805

序

姚金祥

方言学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我在主编 1987 年版《奉贤县志》和协助编纂《奉贤县续志》时，虽因涉及到奉贤的方言而向我的师兄、方言学专家钱乃荣先生时有请教，但主要是配合钱先生编好奉贤志书中的方言分志或方言章，自己并不真懂方言学。所以，当日前笔友沈吉明先生捧着他的一厚叠大作《南上海方言》原稿前来索序时，我不免诚惶诚恐。

方言难学，最难的是方音部分。大凡一个地道的奉贤人，讲奉贤本地话自然可以脱口而出、易如反掌，但若按照方言学的要求，用国际音标规范地将语音记录下来并表明其连续变调等，则难矣！而且就是阅读记录下来的奉贤方音，也难矣！为此，沈吉明先生在他的书中没有采用国际音标标音，而改用《汉语拼音方案》标音。这样标音，难免与口头方言的语音会有些误差，特别是那些入声字音，学起来可能就有外国人讲普通话的味道。但这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此书是写给新南上海人看的，他们中能熟练地运用国际音标读音的不多，而使用汉语拼音，想必不会有大的障碍。

奉贤至今尚无一本完整的方言专志。《南上海方言》一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弥补了此种缺憾。它的写作有几个特点：其一，由于作者 70 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南上海方言环境之中，耳濡，目染，口讲，对方言读音、词义都非常熟悉，因此释义都很准确、到位。其二，由于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搜集和整理，书中的方言词汇十分丰富、生动，将它们很好地保存下来，存史价值很高。有些词汇，笔者都感到陌生了。其三，它虽然主要是为新南上海人学当地方言，以利

更好地经商和生活，以实用性为其第一目的，但它并非仅是方言词语的汇编，而是有归纳，有议论，已经在凸现实用性的同时，也融入了语法等学术探讨的内容。总之，正如作者所言，此书实际上是把南上海方言当作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抢救，故值得阅读。

编写《南上海方言》这样的书是不容易的，它不仅需要语言学方面的功力，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和积累。沈吉明先生这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他长期生活在方言环境中，又读过师范专业，既听过别人对自己的方言的、普通话的教学，自己又教过别人。他不仅当过教师，还担任过机关的文化宣传干部、秘书，创作过大量以当地方言为主的文艺节目，还印行过多本著作。以沈吉明为指导老师的金汇文艺小分队和以马贵民为指导老师的齐贤文艺小分队，曾经是奉贤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演出活动的两面旗帜。遂后，作者又从事过报社和方志办的编辑等工作。在长期的实践和积累中，作者对南上海方言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孕育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专著，自然是水到渠成。

全书共6章，安排是很得体的。它从常用字开始，接着是常用词、常用惯用语、常用熟语、顺口溜，最后为民谣，一点点深入，一步步扩展，展现了“南上海方言”的方方面面，可谓是工夫不负有心人。谨向作者表示诚挚的祝贺！祝贺又一“贤文化”建设硕果的诞生！

据笔者所知，目前有不少爱好者在关注和研究以奉贤为主的南上海方言。借此机会，也祝愿能有更多富有新意的专著问世。

2009年12月28日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前言

我是一个长期生活、工作在基层的文字工作者，数十年来，趁工作之余，搜集了不少关于南上海地区的方言素材。每当我翻阅这些第一手资料时，脑中常浮现出想出本集子的念头。前几年，经过断断续续的编写，已形成了一个初稿，但由于工作及健康等因素，一直未定稿。近几年，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少外地来沪投资的企业家，他们常为听不懂上海话，讲不来上海话而苦恼，从而影响了业务的开展。而在南上海地区打工的数十万农民工也迫切需要有一本当地方言的通俗读物。鉴于此，我又重新燃起了写书的热情。

数十年来，我因工作关系，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曲艺、故事、戏剧等民间文学作品，又担任过《金汇志》的主编，先后参加过《奉贤县志》和《奉贤县志续编》的编写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群众语汇。不久前，我参加了《上海民俗文化系列丛书》奉贤卷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和奉贤区精神文明系列丛书的编纂工作，感悟到方言实际上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贤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有责任把它搜集、整理使之传承下去。在有关部门领导的鼓励及亲朋好友的怂恿下，我终于又鼓起了勇气，不自量力地开始续写此书。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父亲是崇明人，母亲是奉贤人。我于1939年出生在奉贤金汇桥，从呱呱坠地到如今的70多年生涯中，基本上未走出过“大上海”（含1958年前的江苏省松江专区）这个圈子，听的是本地话，讲的是本地话，写的也有不少是本地话，可以说是始终生活在上海本地方言的氛围中。在家乡的小学里，老师教的是当地方言，自己学的也是当地方言，6年小学教育，可以说接受

的全部是方言教学。1951年至1954年，我在江苏省立松江中学（现为松二中）念初中，当时老师来自全国各地，也是用各自的方言进行教学。我们班级的50名同学，三分之一来自上海市区，三分之一是松江本地人，另三分之一来自青浦、金山、奉贤等地，语言错综复杂。1954年至1957年，我就读于江苏省立松江师范学校，班上同学主要来自上海市区、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南汇、上海县（现为闵行区）等地，老师也大都用各自的方言教学。1957年，我先在奉贤县小学教了一年书，以后就到农村初级中学担任语文教师。那时用普通话和方言教学均可以，教育部门无硬性规定。在课堂上，我一般用普通话上课，而在平时与其他老师和学生交谈时，则讲的全是方言。1965年起，我在公社机关担任文化宣传干部、党委秘书，又参加了“四清”工作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中，公社干部须每年下乡蹲点几个月，吃住在农村，因此，在平时的工作中，我接触的语言基本上是方言。以后，我又担任过文化馆创作干部、县史志办编志干部，期间接触到不少当地的民俗文化。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解放日报》市郊版任文艺编辑时，又经常接触到讲各地方言的上海市郊的许多通讯员。20世纪80年代末，在3年电视大学学习生涯中，接触的同学也大都讲的是方言。90年代初，我在县广播电视台分管新闻和广告工作，自己有时也下基层采访，搜集到了不少第一手语言素材。1999年，我从奉贤广播电视局退休后，担任了由区经济委员会和区企业联合会共同创办的《奉贤企业》报的主编达10多年，期间，又经常与操不同方言的人员打交道。因此可以说，我对上海地区各种方言的感性知识还是多少有一些的。这就为我编写此书打下了较为厚实的生活基础。

在编写此书时，我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来落笔：一、主要读者对象定位为具有一定普通话基础的外地来沪工作者，其次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一般读者。此外，本书亦可作为语言工作者的参考素材。本书以实用性为目的，兼带一些学术探讨。二、南上海泛指

上海市南部地区，本书所收集的方言，以奉贤地区为基准点，向东扩展至浦东新区的南汇地区，向西延伸到金山、松江，向北涉及到闵行区的南部及浦东地区。南上海方言实际上是上海方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源于松江方言区，与市中心的上海方言区同属松江方言大区。因此，有些字、词的读音、含义与标准的上海方言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相比之下，两者的声调却有着不少差异。三、普通话是全国统一的标准语言，必须大力推广，各地方言仅仅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实际上，南上海方言中大部分字、词的读音和字义、词义，是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的，本书只列举与普通话的读音或字义、词义有较大差异的那些字、词。外来人员只要掌握这些特殊的字、词，再经过一定的实践，是可以很快融入到南上海地区的语言交流中去的。四、本书所列举的方言字、词以诠释字义、词义为主，读音仅作参考。用字范围原则上局限于《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汉字及普通电脑的储字库中的汉字。对于古僻的字采取“避开”的做法，如无恰当的字，就用谐音字代替。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对于有些字、词、句子，除注明其意义外，还举了例句，供读者参考。五、普通话的读音、声调是极其规范的，目前流传于上海市区的上海方言也推出了沪语拼音字母，形成了标准的读音，但南上海方言却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读音，对于同一个字，不同的地区，在语音、声调上常常会有细微的差别，有的甚至在村东和村西就有出入。鉴于目前在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中熟练运用国际音标的还不多，《上海话拼音方案》也鲜为人知，故本书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来注音，有些方言的音节在《汉语拼音方案》中难以找到，就用相近的音节，所注声调也仅供参考而已。六、南上海方言虽然已有 2000 多年的传承历史，但同其他文化一样，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变化着的。本书所收集的方言，主要为 21 世纪初尚在该地区流传的方言，对于历史上的方言目前尚有一定生命力的，也适当选择了一些，同时也增选了一些在近几十年来新产生的方言。

作者的本意是想使读者通过本书的阅读，初步掌握南上海方言的听讲水平，以利于各自的工作，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限于作者水平，本书定有不少不足之处，渴求学者及广大读者斧正。

2009年6月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南上海方言中的常用字 /1

一、南上海方言的特殊读音 /3

二、南上海方言的声调特点 /6

三、读音与普通话差异较大的南上海常用字选例 /7

1. 读音与普通话不同但字形、字义相同的南上海方言字 /7

2. 一种读音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另一种读音与普通话不同的南上海方言字 /15

第二章 南上海方言中的常用词 /19

一、南上海方言中一些词的特殊处理方式 /21

二、南上海方言中的缀词 /22

三、南上海方言常用实词选例 /31

1. 作名词类使用的词 /31

2. 作动词类使用的词 /73

3. 作形容词类使用的词 /90

4. 作数量词类使用的词 /99

5. 作代词类使用的词 /101

四、南上海方言常用虚词选例 /103

1. 作副词类使用的词 /103

- 2、作介词类使用的词 /105
- 3、作连词类使用的词 /106
- 4、作助词类使用的词 /106
- 5、作叹词类使用的的词 /109
- 6、作拟声词类使用的词 /109

第三章 南上海方言中的常用惯用语 /111

- 一、南上海方言惯用语的语法特色 /113
- 二、具有南上海地方特色的常用惯用语 /129
- 三、在南上海地区流传的全市通用的常用惯用语 /189
- 四、南上海地区惯用语的新陈代谢 /201

第四章 南上海方言中的常用熟语 /207

- 一、南上海方言熟语的类型及特色 /209
- 二、南上海方言熟语选例 /214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南上海熟语中的精华与糟粕 /280

第五章 流传在南上海地区的现代顺口溜 /287

- 一、南上海方言顺口溜的特点 /289
- 二、解放初期的部分顺口溜 /290
- 三、“文革”时期的部分顺口溜 /294
-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部分顺口溜 /296

第六章 流传在南上海地区的近代民谣 /309

- 一、南上海方言近代民谣的地方特色及艺术手法 /311
- 二、解放前流传于南上海地区的民谣选例 /320
- 三、解放初期流传于南上海地区的民谣选例 /344
- 四、改革开放后在南上海地区形成的部分民谣 /349

后记 /356

第一章

南上海方言中的常用字

一、南上海方言的特殊读音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南上海方言是作为口头语言来运用的。目前，纯粹用南上海方言书写的文章极为少见，即使在民间文学中，也只是酌量用一些方言词或惯用语，以增加地方色彩。因此，南上海方言的主要功能，还是用于口头交流。在数千个南上海方言的常用字中，其字义（词义）绝大多数是与普通话中的常用字相同的，但读音，有一些字则是不同的，有的甚至差别较大。因此，掌握这些字的特殊读音，是很有必要的。

普通话有全国统一的标准，极其规范。标准的上海方言，现在也制定了统一的读音规则。而南上海方言则不然，由于历史与地域的原因，各地的发音不尽相同。本书所标注的读音仅是在本地区约定俗成且为大多数人所认定的读音。因此，严格地说，这只是一种参考读音。

普通话是用 1958 年 2 月 21 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定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来注音的。给上海话注音的，目前除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外，多见的还有用国际音标注音和用新近制定的《上海话拼音方案》来注音。前者只有懂英语的人才会使用，后者在目前掌握的人尚不多。故本书作为一本普及读物，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综观南上海方言中几千个常用字，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汉语拼音字母来拼读的。对于少数在普通话中难以找到的音节，则可用相近的音节取代，极少数的还采取了“特事特办”。比如常用字“我”，普通话注音为 wǒ，南上海方言中的“我”在普通话语系中难以找到相同的音节，只能采用一种特殊的拼法：“ngwu”（兀乌）。又如姆妈的“姆”，只能用单声母 m 来注音。既没的“既”，也用单声母 m 来注音。再如一二三四五的“五”，就用鼻辅音 ng 来注

音。同样，吃鱼的“鱼”，也用 ng 来注音，只是“五”是阳平，“鱼”是上声。

南上海方言中的字大多数是与普通话中的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即同音同义字。有的字只是声调有差异。这种情况在南上海方言字中如：厂、丁、儿、刀、又、工、寸、口、广、门、己、卫、小、子、乡、飞、比、云、支、夫、友、止、少、中、内、见、币、气、今、仑、仓、分、公、父、毛、斤、反、凶、文、火、心、双、子、办、巧、禾、古、正、本、布、手、东、叫、兄、史、付、代、们、他、印、冬、务、旬、汇、市、幼、台、民、皮、地、机、老、西、有、过、师、优、伤、后、杀、名、冰、产、庆、关、羊、米、字、军、农、阳、阴、好、戏、欢、孙、寿、进、攻、村、豆、志、声、芳、李、孝、来、抢、步、吵、时、利、每、兵、余、床、应、弟、宋、穷、初、良、君、努、纺、青、武、到、虎、明、季、货、所、京、性、房、细、珍、要、指、品、保、饼、照、室、屋、勇、耻、紧、党、爱、高、浪、通、理、堂、领、康、清、深、琴、棋、焦、智、奥、鲁、鼓、蒙、鉴、睡、滨、梁、舞、精、增、震、器、糖、糕、糠等。因此，初学南上海方言的人，只要学好少数有特殊读音的方言字，一般均可听懂南上海地区人们的谈话，继而自己也能逐渐讲得来南上海方言。

南上海方言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基本上与普通话相同。声母的发音部位主要有双唇、唇齿、舌尖前、舌尖中、舌尖后、舌面及舌根等。各种发音方法，都依“成阻——持阻——除阻”这三个步骤的各有不同而定。声母都是由辅音组成。声母的发音方法主要有五种：塞音、鼻音、擦音、边音和塞擦音。韵母分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单韵母由单个元音组成，发音主要靠声带振颤。发单韵母时，舌头、嘴唇、口开的大小，在整个发音过程中始终没有什么变化，而发复韵母时，不管是舌头、嘴唇，还是口的开闭程度都是有变化的。鼻韵母是元音加上一个鼻辅音构成的韵母。鼻辅音 n

是舌尖鼻音，鼻辅音 ng 是舌根鼻音。音节的拼读，用“两拼法”时，声母要念本音，一般掌握“前音轻，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的方法，对于有介音的音节，也可用“三拼法”，运用舌位动程的道理，慢慢滑动着连接起来，自然地拼成一个音节。

在南上海方言中，与普通话发音不同的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异音同义，即读音不同，词义相同；另一类是多音同义，即词义相同，但有两种以上读法，有的读法与普通话相同，有的读法则不同。前者如“水”，普通话读 shuǐ，南上海方言读 sī；后者如“人”，普通话读 rén，南上海方言有时也读 rén，组成的词有“人民”、“人大”等，还有一种读 nín（宁），组成的词类有“男人”、“人家”、“人来疯”等。

在南上海方言的读音中，有两个与普通话不同的特点：一是南上海方言中无翘舌音，只有平舌音，即无声母“zh、ch、sh”的读音，只有“z、c、s”的读音，如普通话中的“扎(zhā)、察(chá)、啥(shà)”，在南上海方言中分别读作“zà、cà、sà”。二是“in”与“ing”、“en”与“eng”不分，如普通话中的“英(yīng)、增(zēng)”在南上海方言中分别读作“yīn、zēn”。

韵母 ê，在普通话中是很少使用的，而在南上海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在不少声母打头的音节中，常常会出现含有 ê 这个音素的音节，常见的如“必(bê)、劈(pé)、跌(dé)、贴(tê)、热(nê)、立(lê)、敢(gé)、砍(ké)、海(hê)、吉(jé)、切(qê)、雪(xê)、赞(zê)、产(cê)、散(sê)”等。

与普通话相比，“重鼻音字”较多是南上海方言的一个特点。所谓“重鼻音字”，是指发音时比一般的鼻音字更强调鼻腔的送气，力度更大。比较明显的如“风(hong)”，读入声；“轰(hong)”，读去声；“五(ng)”，读阴平；“通(tong)”，读去声；“农(nong)”，读入声；“龙(long)”，读阴平；“公(gong)”，读去声；“空(kong)”，读阳平；“凶(xiong)”，读去声等。